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四七〇 次会议

2002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 主席：**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 . . . . (墨西哥)
- 成员：**
- 保加利亚 . . . . . 塔夫罗夫先生
  - 喀麦隆 . . . . . 姆巴尤先生
  - 中国 . . . . . 陈旭先生
  - 哥伦比亚 . . . . . 佛朗哥先生
  - 法国 . . . . . 杜特里奥先生
  - 几内亚 . . . . . 法尔先生
  - 爱尔兰 . . . . . 科尔先生
  - 毛里求斯 . . . . . 戈库尔先生
  - 挪威 . . . . . 斯特罗门先生
  - 俄罗斯联邦 . . . . . 加季洛夫先生
  - 新加坡 . . . . . 李女士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 . . . 迈克达德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哈里森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西夫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介绍情况。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40 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的通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

就这样决定。

我请吕德·吕贝尔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将在本次会议上听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的通报。通报之后，我将请要提出看法和问题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现在请吕贝尔斯先生发言。

**吕贝尔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邀请我向安全理事会通报。

我首先要谈到 9 月 11 日。第 1373（2001）号决议要求各国一道努力，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并防止恐怖主义分子经非法滥用庇护制度而进入各国。这完全符合 1951 年的《难民公约》，它特别把犯有严重罪行排除在外。

因此，必须迅速查明和处理可能寻求滥用庇护渠道的恐怖主义罪行的肇事者、组织者和支持者。同时，我还要补充几句谨慎之言。我们在采取各项措施时，必须确保各国政府避免在难民和恐怖主义之间作不必要的联系。真正的难民自己就是迫害和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其肇事者。不应剥夺无辜人民的基本权利。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一些年来在很多国家一直是严重的猜疑和敌视的对象，他们现在尤其易受伤害。

在目前情况下，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面临着可能恰巧成为替罪羊或可能受到不公正的伤害的危险。我们必须继续打击我们各个社会中的仇外和不容忍现象。

我们决不能让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斗争削弱保护难民的国际制度。不可歧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不能轻易认为其宗教、族裔、原籍和政治属性多少把他们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各国政府必须避免诉诸强制或任意拘留寻求避难者的手法及不符合适当程序标准的程序。对寻求避难者的拘留必须仍然是例外情况，而不是规则。重新安置方案和解决办法必须保留，决不能歧视特殊族裔群体或国籍的人。

去年 11 月，我的办事处发表了一份文件，概述了这些关切并就如何确保满足可适用的有关难民保护的国际标准提供了切实的建议。自那时起，各国政府要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专业知识，帮助拟定旨在避免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罪犯滥用庇护渠道的新条例草案。难民专员办事处随时准备继续与各国在此方面合作，确保保护难民的标准得到遵守。

目前有 2 100 多万难民、内部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士和其他引起本办事处关注的人员。我决心特别在为这些人找到持久办法方面取得进展。在很多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挑战是确保国际社会仍然充分致力于支持旨在结束冲突的政治进程。

我要谈到阿富汗的局势。安理会意识到，甚至在 9 月 11 日之前，阿富汗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人口，仅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就有大约 350 万，很多其他难民散布在全世界的各国。在过去几个月中，尽管巴基斯坦、伊朗和其他邻国坚持把它们与阿富汗的边界正式关闭，难民办事处却鼓励它们为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暂时保护。

大约 300 000 阿富汗人自 9 月 11 日以来进入了这两个国家。我们成功地确保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除此之外，在巴基斯坦，还在把难民从临时营地移往生活条件更好的更安全地区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尤

其令人满意的是,条件尤其差的、名声不好的贾洛扎伊难民营,将要关闭。如果把局势同仅仅一年以前的情况相比,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善。

在阿富汗境内,内部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在12月份估计为大约100万,使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总数达到500万——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现在,随着在卡尔扎伊主席领导下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并在当地驻扎国际部队的情况下,我们处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的问题。

本办事处完全承诺于在联合国行动内并在拉赫达尔·卜拉希米领导下发挥积极作用,以在该国建设和平、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其家园。难民办事处的最初返回计划陈述了我们对阿富汗局势的区域做法,概述了我们正为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者返回及重返社会所作的准备。

很难在此阶段估计返回活动的规模及返回的迅速,但我们的初步计划是在2002年帮助总数为120万的难民:来自巴基斯坦的40万、伊朗的40万及大约40万内部流离失所者——均返回家园。这是一个实质性返回活动,实际上,对阿富汗人来说,我现在将是“返回者高级专员”,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经验。

安理会知道,现在安全是难民大批返回的最重要条件。500万难民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地区。因此至关重要是全国都足够安全,而不只是在喀布尔和主要的城市中心。所以我对阿富汗各地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感到关切。最近普遍报道了在帕克提卡省发生的暴力事件。在巴尔赫省相互争斗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至少两个地区造成严重冲突,据报在绍尔加拉发生了对平民的暴行,包括屠杀和强奸。在马扎里沙里夫,尽管杜斯塔姆将军展开了解除武装运动,但各对立派别的武装人员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又返回城市,现在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这些人。

安全问题至关重要。诸如在帕克提卡省和巴尔赫省发生的事件,以及包括巴格兰省在内的该国北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是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员

返回的障碍。同时,还使我们不能展开人道主义行动。如果安全局势继续恶化,阿富汗就将回到1992年那样局势。因此我坚决支持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昨天关于把国际安全援助的任务范围扩大到喀布尔以外地区的立场。

自11月底以来,估计巴基斯坦境内10万以上的难民已返回。在这种返回在继续时,进入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流却没有停止。我们是在说每天数以千计的人逃离阿富汗。据说人们继续逃离阿富汗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援助。最近发生的争斗,特别是在北方,日益表明是对普什图人的歧视引起的。这种事态发展令人忧虑。因此我强烈呼吁在新的阿富汗实行容忍、无歧视与和解。

在伊朗,据估计自11月底以来有65 000难民已自愿返回,自愿返回以每天700人的速度在继续。但除此之外,政府一直在驱逐大批阿富汗人。难民专员办事处继续要求接触这些被驱逐者,以确定他们中是否有任何难民。

虽然国际注意的焦点是阿富汗,非洲仍然得到难民专员办事处最大部分的资源和注意力。在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切的2 100万人中,有500万人是在非洲。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多年来一直在难民营中过着艰难的生活。

去年12月,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日内瓦组织了一次部长级会议,讨论非洲的这些问题。在会上明确地指出,现在正出现结束非洲的某些长期难民局势的机会。必须抓住这些机会。

我谈一谈塞拉利昂问题。一年前,在我第一次访问该国后,我向安全理事会介绍了那里的人道主义问题。自那时以来,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塞拉利昂难民已真正开始返回。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成功地完成了裁军进程,这极大地有助于该国的稳定。难民专员办事处完成了它的任务,政府宣布战争已正式结束,这一事态发展令人高兴。现在战争既已结束,就必须建设和平。我的办公室积极参与促进难民从几内亚返

回，我们不久还将促进难民从其他庇护国返回，特别是从利比里亚、冈比亚和加纳。难民返回对举行成功的和合法的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利比里亚不断恶化的局势令人十分关切。新的利比里亚难民已开始达到塞拉利昂，必须尽一切努力制止利比里亚的这种局势。

厄立特里亚是表明难民在外流落多年后返回家园的又一例子。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在那里发挥了关键作用。去年约有 36 000 难民已从苏丹自愿返回，最近这一势头更加强了。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在 2000 年与埃塞俄比亚冲突期间逃离厄立特里亚的，但其中有些难民自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就一直生活在难民营里。我们打算至迟于 2003 年完成遣返工作。然而，我们那时将必须努力解决厄立特里亚吸收这些难民的能力问题，在这方面有些令人关切。

另一个成功的遣返行动是 50 000 名难民从埃塞俄比亚返回索马里西部和东北部。这些数字与非洲的难民总人数相比可能相当小——我们是在谈现在的所有例子，但它们对于强调必须对旷日持久的难民局势找到解决办法则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面临挑战当然是确保这些返回是可持续的。因此我必须鼓励发展行动者在返回地区投资，以使返回者能够重建他们的生活，参与生产性活动。

安理会知道，在大湖区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迹象。安全理事会在这个星期初审议了布隆迪局势，布约亚总统亲自出席了会议。纳尔逊·曼德拉过去作出的努力以及南非的祖马副总统和加蓬的奥马尔·邦戈总统目前作出的努力促进了冲突双方之间的停火，这些是积极的事态发展。如果确实实现停火，我预计在坦桑尼亚和其他地区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将自愿返回。目前，约有 60 万布隆迪人作为难民居住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还有 60 万人在布隆迪境内流离失所。这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活动。去年已在较小规模上开始了，3 万难民正回到布隆迪北方各省。这表明难民已准备好、并愿意在一旦返回安全时就返回故土。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部署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另一个积极的具体行动是隔离了从中非共和国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1 400 名前战斗人员以及大约 24 000 名难民。但从总体上看，不能接触难民仍然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因此，我希望在该国进一步部署联刚特派团将使接触难民的问题得到改善。此外，我们当然期待着拖延已久的刚果人对话能最终于 2 月 25 日开始。如果这一政治进程取得成功，从刚果东部撤离所有外国部队就可能使大批难民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返回。因此，有这样的希望，但仍然会非常困难。

非洲必须仍然是一个重点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决不能忽视贫穷、冲突和不稳定的长期问题。也不能无视这些冲突造成的难民。

让我举一个例子。西撒哈拉就是存在着长期难民局势的一个实例，在这一局势中几乎没有持久解决办法的前景，并且向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仍然资金不足。在长期拖延的局势中，我们的各项活动资金不足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非洲各国领导人已致力于将该大陆引回和平、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上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应该得到充分支持。目前该新伙伴关系的倡议没有为难民和返回人员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我所领导的办事处正在同非洲联盟密切合作，确保这一问题在新伙伴关系框架内得到充分解决。我高兴地指出，八国集团成员支持新伙伴关系，我希望它们的兴趣将在于三月在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上得到反映。难民和返回人员融入非洲经济和重建进程是关键。安全理事会还必须注意：没有这种融入，难民人口将成为新问题的滋生场所。

在巴尔干半岛，我们经常会很快地描述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成功事例。在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民主政府已取代专制政权，200 多万在过去十年的战争中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民返回了家园。但今后还存在着许多挑战。

塞尔维亚继续收容着逃离科索沃的 23 万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以及 39 万由于早先冲突所导致的难民。总共算起来，这使得它成为欧洲最大的难民群体。尽管我们为便利他们的返回作出了种种努力，他们当中许多人很有可能不得不停留在那里。政府已认识到问题并在努力为所需要的当地融入制定一项战略，当然只有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公共住房，这项战略才能成功。好在这已得到谅解。因此我们正在双管齐下：使那些无法返回的人士融入；以及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促进可能的返回。在塞尔维亚南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预防新的暴力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特别所指的是种族混合的警察力量。

在科索沃，存在着一些有限的进展。2001 年 9 月，我们促进了经历了两年多的流离失所的塞尔维亚人第一次返回科索沃。数量仍然很少，但意义是很大的。它发出了一项政治信息，这对于去年各项选举的和平结束是重要的。然而，问题不在于选举；问题在于乡村，那里当地政府结构仍然没有充分改变他们的态度。因此，依然存在着不稳定情况。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成员的流离失所和受孤立仍然是切实的关切。当地的领导人们现在仍然不能使少数民族成员在该省过上正常生活。

在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我所领导的办事处在继续同欧洲监测人员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在受冲突影响的领域合作，帮助在各族之间建立信任。17 万去年流离失所的人民当中有 80% 以上现在已经返回家园。但如果不能在执行 2001 年 8 月 13 日框架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就会有发生进一步动荡和人口流动的严重风险。政府最近通过了关于自治政府的法律，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但它需要尽快落实。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更多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在过去一年里能够返回到受反对种族派系控制的家园地区。我们是说在 2001 年有 10 万人。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数字。仍然存在许

多问题。我们是指来自这些国家的 80 万人，他们仍然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并仍然没有找到持久解决办法。重新拥有财产是影响到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返回的最为重要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集中精力，确保当地当局执行财产法并协助重建遭战争损坏的财产。

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巴尔干地区，需要正在从紧急救济转向发展。但正当迫切需要国际财政援助之时，可供使用的资金似乎在减少。我们绝不要让捐赠疲劳破坏在巴尔干解决流离失所问题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许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在返回乡村地区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和社会融入方面面临重大困难。失业继续影响着很大一部分返回人士，使得创造就业成为一项紧迫的优先。国际财政援助仍然是这一进程中迫切需要的。

让我从东南欧再向东边进一步移动一下，就格鲁吉亚说几句话。我非常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呼吁冲突各方减缓停火线双边的紧张水平，继续落实秘书长派往格鲁吉亚的特别代表迪特尔·博登先生提出的议定书。如果冲突各方不能致力于确保平民百姓的安全，满足人道主义需求的进展将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正在接近 2002 年 5 月 20 日，即东帝汶独立日。我高兴地指出，几乎有 19 万 4 千东帝汶难民成功地从西帝汶遣返。现在的挑战是为所剩 7 万东帝汶难民找到持久解决办法。有迹象表明，西帝汶的民兵不再对难民营的人口有如此牢固的控制，但仍然有一些因素阻碍着难民的返回。存在着印度尼西亚政府养恤金支付问题，还存在着在东帝汶缺乏足够住房问题。必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来确保所剩的 7 万人，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返回家园。必须紧迫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打算在独立日前完成自愿遣返工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不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呆在那里。这里独立意味着人民可以回家。

让我再提及地球的另外一个部分的希望的信号：在墨西哥。在墨西哥，政府在过去几年里使 6 千多名

不愿遣返的危地马拉难民归化，提供了一个当地融入的成功范例。金塔纳罗奥州政府最近还向这些前难民捐献了大面积土地，表现出它为确保与当地社会融合能够持续的承诺。

此举如果能涵盖整个世界则令人满意，但是我必须就此结束发言。在 2000 年底，我的办事处发起了国际保护全球协商，目的是就如何恢复 1951 年难民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制定的保护难民国际框架进行反思，并协助各国解决当前的人道挑战。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在保护难民方面仍存在大量承诺，当然也还有必要作出更多和切实的负担均分。

这种独特的协商过程——全球协商——将来自世界所有地区的各国代表、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难民自己聚集一堂。此过程将产生一项保护议程，它将指导未来若干年的行动。

作为该过程的一部分，公约缔约国部长级会议于去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在日内瓦召开。这是一桩较特殊事件，是 50 年来缔约国首次这类集会。大会主席主持开幕，参加国有 162 个，包括 76 个部长级层面出席的国家。会议通过了划时代的缔约国宣言，它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它特别强调保证如下各条的必要：尊重难民的权利和自由、尊重解决其困境和为处理难民迁徙原因所采取行动方面的国际合作、防止他们成为国家间紧张的根源。

我在结束发言时想澄清与安理会职责有关的一点，难民由冲突、迫害和缺乏安全所致。还不仅如此。由于我们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我们需要为这些难民找到长久解决方案——遣返、融入当地社会或重新安置。如果不提供这些解决方案，难民营和难民人口将成为失望的滋生土壤，绝望难民将随处迁移。事实上，他们造成人口贩运和犯罪网络组织的问题。青年人容易再次成为暴力伙伴或代理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此有所认识。

它不仅是与难民有关的预防问题；我们还必须找到持久解决方案并呼吁各国协助这种努力。事实是，

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我们面对的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找到解决方案，它们能发挥有效工具的作用，制约和制止这种日益上升的罪行。解决方案是防止新暴力的最有效手段。他们确实是实现安全目标的关键要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柳伯斯先生向安理会提供的现实观点和情况。我要祝贺他和他的班子为使全世界 2 千 1 百万难民受益所做的有奉献精神的人道工作。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就柳伯斯先生的发言提出问题或评论。为使这次会议更有互动效果，我将先请几位安理会成员发言，然后再请柳伯斯先生作答。

**西夫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我想首先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柳伯斯先生内容丰富的简介。我们认为安理会随时掌握难民和人道问题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对世界许多地区国际和平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对高级专员与我们共享他的看法表示欣赏。我向他保证我国政府对难民援助的支持和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支持。在我们进入难民专员办事处和难民公约产生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之际，重要的是我们国际社会重申我们对保护和照料难民的承诺和我们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它所需要的。

美国是具有承诺精神的伙伴。遗憾的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始终资金不足，不得不维持基于资源的预算。特别是在非洲的难民仍然得不到能使人接受的照料标准，这令我们不能接受。不仅难民专员办事处资金不足；世界粮食计划署也被捐助不足和粮食供给渠道中断的问题所困扰。联合国将继续提供其恰当的资助份额。

我们饶有兴趣地倾听了高级专员对 9·11 事件的影响和反恐措施的看法。虽然美国采取了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新措施，我们不能也不允许 9 月 11 日悲剧事件削弱我们向处于困境者提供庇护的长期传统。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恐怖分子不得对难民保护

系统进行利用。我们认为，通过慎重施行目前法律下难民保护方面的例外能够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我们随时准备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保证在难民身份、确定程序和登记方法上考虑到反恐斗争的新安全措施。

本着同样精神，我们再次突出强调难民营的安全是关键问题。我们需要保证难民不致遭受袭击、被扣为人质、被征召入武和遭受性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我们还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表示关注，但是我们对为加强联合国各机构和联合国安全协调员之间的合作所采取的步骤表示欢迎。

今天，如果安全状况允许，我们希望多年前逃离阿富汗的数百万难民终将能够自愿地、安全地和有尊严地返回。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为回归做好准备，这应该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地了解难民专员办事处对回归地区和回归准备工作的评估，以保证及时提供适当援助。

维持和平行动部在西撒哈拉为难民专员办事处在那里的两个国际行动中心提供了资金，我们对此感到满意。我们还坚决支持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的各项计划。

我们对非洲所有难民局势都感到非常关注。我们欢迎安全和有尊严自愿回归的前景，但提醒注意，不要进行尚不成熟从而具有破坏稳定局势后果的遣返活动。我们对塞拉利昂在争取和平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我们继续支持进行各种努力，促使难民回归，我们已经坚定地表示，我们希望他们所有人都能回归。我们认识到，对许多人而言，时机尚不成熟。在利比里亚北部，成千上万的利比里亚人和数千塞拉利昂难民被迫背井离乡，其局势一直不稳定，我们对此也感到关注。

高级专员希望探索处理长期存在的难民局势的方式，以最好的方式利用难民的资源和贡献，将他们视作财富而不是累赘，我们对此表示鼓励。我们促请接纳难民的国家将难民纳入其减少贫穷和发展方案。

我曾经是一名难民，因此，我谨表示，我特别感激不仅在南亚而且在非洲、亚洲和东南欧洲为被迫逃离的数百万难民提供庇护的各国家。它们的慷慨接纳和对国际努力的贡献没有得到适当表彰。

**佛朗哥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贝尔斯先生今天为我们作的出色报告。我还谨借此机会祝贺吕贝尔斯先生和瑞士政府，12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1年《议定书》各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取得了成功。

这次会议使我们有机会提出问题和发表意见，因此，我谨简短地发表若干意见，然后向吕贝尔斯先生提出几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吕贝尔斯先生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不能而且不得妨碍寻求庇护的权利。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面临巨大挑战。

第二，必须维持1951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团结一致立场。这种团结一致立场要求提供政治支持，抵制恐怖主义行为可能制造的恐惧，在资源日益缺乏的环境下提供资源，履行各项基本承诺，例如，在尚未遵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情形中，坚定不移地遵守该《公约》。这种团结一致立场贯穿在安全理事会整个议程中，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问题，这与国际媒体的注重点不同。

第三，在所有情形中，安全非常重要，吕贝尔斯先生非常明确地提到这个事实。我们认为，不仅难民回归需要安全条件，而且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所有人道行动都需要安全条件。但是，安全条件问题并不仅仅适用于阿富汗。在我们的所有讨论中、尤其是在关于非洲的讨论中，我们必须突出这个问题，在非洲，需要非常大，但国际社会往往不够关注，国际社会坚定地采取行动和提供资源的可能性也较小。

我最后一点意见是，安理会每个成员国都必须个别地和集体地作出承诺，促进以政治办法解决所有冲

突。这是促使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回归和从长远角度看将取得最好结果的最好办法——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替代。

在发表这些意见后，我谨向吕贝尔斯先生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他提到的难民营安全问题。尤其在非洲，出现了攻击难民的行为，而且出现了难民与反叛分子或甚至潜在的恐怖分子混杂的现象。我希望吕贝尔斯先生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经验，提出一些切实建议，帮助我们在当地进行区分，并实施与地方当局合作的机制，以执行各项切实措施，使我们能够将难民与反叛分子或恐怖分子区分开来。

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国际社会对难民原籍国或接纳国的重视问题。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倾向于重视原籍国——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其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是存在危机的地方。我们倾向于不太重视目的地国——几内亚、伊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赞比亚。吕贝尔斯先生，考虑到资源匮乏，考虑到许许多多的国际事业都在竞争这些资源，你对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有什么切实建议？我们是应该较多地重视原籍国的需要还是较多地重视接纳国的需要？自然，人们也许声称，总的说来，两方面都做较好，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样做非常好。但是，实际上这样做并非始终可行。

我的最后问题如下。为了让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吕贝尔斯先生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有关的数字？他估计每一个难民的返回、恢复和重返社会要花多少钱？安理会有时获得某些数字，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数字，但是我不清楚每一个难民返回的平均费用。我想多少知道一点是否存在差距，例如把阿富汗的这种费用同非洲相比。如果获得某些具体的数字可能也对安理会作出反应有帮助。

**杜特里奥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通报。

他在一开始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发言中说道，反恐绝不能损害对庇护权的国际保护，我对此没有别的话要说。我相信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话。国际社会必须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积极打击恐怖主义，但这显然绝不能减少对难民权利的国际保护。

吕贝尔斯先生还谈到阿富汗局势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局势。关于阿富汗局势，吕贝尔斯先生正确地强调了目前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许多难民的返回的先决条件，其中之一显然是安全。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我知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为此积极工作：返回的条件。在难民可以返回阿富汗之前，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家、工作和正常的环境，使其能够在自己国家里过上正常生活。我也知道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同阿富汗和东道国伊朗和巴基斯坦谈判三方协定，就是为了在适当时候计划难民的返回，以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原籍国享有正常的条件。

我完全同意吕贝尔斯先生的说法，即我们当然必须密切关心阿富汗危机，但是还有许多不幸涉及大量难民的其他危机，我们绝不能对其视而不见。我们绝不能成为经常被称为“CNN 效应”的现象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所说，还有其他危机和许多其他难民，例如在非洲。

我们安全理事会关心的是，当我们通过一个维持和平授权时——就象在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要确保我们能够在现有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考虑到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情况。例如，吕贝尔斯先生提到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授权。该授权规定蓝盔士兵在其部署地区尽可能协助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返回。我相信，当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蓝盔士兵时，我们必须有系统地考虑到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问题。

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指出，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观察员的事实本身为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返回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然而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本身不足以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问题。需要提供援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提供援

助，捐助国应当提供更多的援助，包括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一道这样做。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法国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设立的一项方案，用于目前居住在几内亚的难民返回塞拉利昂。我们通过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塞拉利昂难民的重返社会提供了双边和多边的援助。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吕贝尔斯先生。每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召开一次人道主义会议。我相信，今年七月将在纽约举行。会员国正在考虑今年的人道主义会议议程上的主题。吕贝尔斯先生能否把他本人的意见告诉我们？这也许有助于各代表团的思考。一个主题显然是同弱势人民接触的机会，但是吕贝尔斯先生也许可以更加具体地谈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今年七月的人道主义会议上可做些什么。

**法尔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要感谢吕贝尔斯先生非常详尽和有益的通报。我国代表团欢迎他的发言并感谢吕贝尔斯先生自从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领导职务以来定期同安理会保持联系和进行通报。鉴于在一场危机各阶段产生的难民问题，包括解决冲突和甚至在冲突后时期的问题，他做得很好。

注意到他目前对非洲许多难民命运的关心使人感到鼓舞。尽管如法国代表刚才所说，目前更加注重阿富汗，我们仍然感到非洲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必须继续得到集中注意。我们可以看到吕贝尔斯先生正在关心这一问题，我们鼓励他继续这样做。

尽管塞拉利昂今天可能出现了实际的希望，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塞拉利昂难民的问题，尤其是恢复他们的遣返，以使其能够参加定于5月举行的选举，从而确保尽可能多的塞拉利昂人民参加本安理会非常重视的协商。在这方面，我想知道吕贝尔斯先生正在考虑以何种具体措施鼓励包括在几内亚境内的其余的塞拉利昂难民返回家园。在塞拉利昂境内为他们的遣返和重返社会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谨强调，几内亚作为一个收容难民的东道国，欢迎吕贝尔斯先生关于保护难民议程的全球协商的倡议。我们认为，该倡议是必要的，以便振兴保护难民的国际文书—尤其是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其1967年的《议定书》—一并更好地使其适用于当前的国际环境，从而确保对难民的保护，以及如吕贝尔斯先生所相当正确地指出，确保难民不会成为国际紧张关系的原因，特别是在原籍国和接受国之间。

1951年公约实质上依靠共同承担责任。令人遗憾的是，东道国继续承担最重的负担，这个事实仍是人们关切的一个问题。弗朗哥大使刚才较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完全赞同他在这方面的观点。

同样，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仍是人们持续关切的问题之一。国际社会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便在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恢复和巩固和平与安全，并采取有可能促进民族和解与发展的额外的有效措施。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吕贝尔斯先生。我为他率领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常常在非常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下专注而勇敢地工作，向他们表示敬意。

**哈里森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与其他人一样感谢吕贝尔斯先生所作的精彩而全面的情况介绍。向安全理事会全面地概述他在我们所讨论领域进行的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主席先生，我只想通过你向吕贝尔斯先生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阿富汗，第二个是较一般性的问题。

吕贝尔斯先生在介绍情况时，提请注意卜拉希米先生的建议，即应当较全面地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务扩展至整个阿富汗。如果他能够的话，我想请他介绍一下，他认为这对阿富汗国内和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流有何影响，特别是阿富汗农村地区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状况对难民回返造成多大限制。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第二个即较一般性的问题涉及其他发言人提到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

处)最近的结构调整。我想问吕贝尔斯先生,这对于他对最近危机包括阿富汗的危机的反应有多大影响。

**吕贝尔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对总体上的积极反应表示感谢。我将努力对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答复。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一般性问题。是的,确实是在我就任时,我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后果,即正如我的理事机构——执行委员会——所决定,预算大大高于供资额。因此,我们必须面对 1.25 亿美元或预算的 13% 的缺口。我认为,除了缩减本组织之外,无法弥补这个缺口。这是一项痛苦的工作,不管是就我们在各国的宣传作用还是就援助方面而言。我们有些担心,我们确实到了人们可称之为最低点的程度,即绝对的最低额。这是我们所处的情况。

这也意味着,必须用额外的资金来迎接每项额外的挑战。在这方面,阿富汗是一个主要例子。我想让安理会对数字有个印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2002 年预算——年度预算——是 8.28 亿美元。阿富汗行动每月花费大约 1 800 万美元。如果我们扣除约 500 万美元——这已经是整个区域年度预算的一部分,我们谈论的是每月大约 1 300 万美元,比为我们提供的预算多大约 1.7 亿美元——大致 20%。由此可明确看出,我们当然只能用各国额外提供的资金来开展阿富汗行动。如安理会所知,早些时候在日内瓦的一个广泛参与的论坛上,及最近在东京的一个更加广泛的场合下,大家纷纷慷慨认捐。

关于预算结果——我想回答哥伦比亚代表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确定和计算遣返费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涉及一个问题: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这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移交给其他机构和发展行动者?

让我们以阿富汗为例,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例子——这不是非洲,不是欧洲,这是一个特殊情况。我现在将 15 个月的预算 2.71 亿美元——一个月 1 800

万美元——与我们在一年内拿回来的 125 万美元联系起来。当然,这都是理论上的。我们必须看看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但至少这使安理会知道就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特殊作用所需而言有多大的资金缺口。

我想再次解释一下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特殊作用。安理会成员都可以与政府联系起来;也许最容易的例子是说,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是没有政府来照管的人们。但是他们有难民专员办事处。事实上,它的职能如同一个内政部长。它对人们进行登记,了解他们在哪里,说明他们的概况,并询问他们可以回到哪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类型。

由于没有政府照管这些问题,我们还根据需要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其他机构一道提供保护和援助。我们是与负责这些没有政府的人的其他部门——其他部长——进行协调的力量。

我们促使他们返回之后,在开始时我们继续照管他们。我们努力帮助他们解决最初的需要——旅行和定居。有时我们做得更多一些。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为例,我们曾帮助这里的人们返回他们的村庄,并帮助他们修复房屋,以便保证他们圆满地返回。如果他们是农民,我们甚至可以提供第一批种子。

当然,我们努力与其他机构合作做这件事,并努力尽快通过人道主义援助与重建和恢复之间相结合的领域,将事情移交发展机构。因此,很难确定这类可持续解决方案方面的准确预算。

当然,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在遣返方面,还有在第一庇护国就地安置。

我想借此机会就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说几句话。我同姆贝基总统以及克雷蒂安总理(他们的国家是 8 国集团成员)进行了交谈,内容涉及的是有必要将这一重要的新倡议也用于难民的回返和就地融入社会。关于另一个问题,我们看到,难民往往成了东道国当地居民的一个负担。我们希望,作为关于非洲的这一新计划的一部分,将找到新办法满足那些拥有大量难民的地区的需要,以减少东道国的敌对情绪,同时也

使东道国的居民看到，尽管难民人数可能很多，他们是一种负担，同时也代表着发展前景——铺设道路、修建医院等。这种范式变化——即不仅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向受影响和承受负担的地区和东道国提供援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实际上是朝着哥伦比亚代表所呼吁的兼顾各方面利益的迈进。美国代表也就这一挑战发表了意见。

我现在回答法国大使提出的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即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会议上为人道主义部分制定议程。我认为这的确是一次机会。正如安理会所认识到的那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从定义上讲，既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相辅相成又截然不同。自一开始，便一直有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但我希望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已清楚阐明，它们并非完全各自为政，特别是在涉及到寻求持久解决办法时。就此而言，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关的各个组织都非常重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审议也是这样。只要它们取得成功——在这方面，我还提到了即将召开的蒙特雷会议——它们就是对未来安全的投资。

换句话说，假如不对此种持久解决办法进行投资，那我们就将再次看到绝望的难民去依靠犯罪网络，给拥有成熟经济的国家带来各种问题。假如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持续得不到改善的局势，那我们就将再次看到难民、特别是难民营中的年轻人很容易就会被使用暴力者吸引过去，其中包括军阀等。因此我认为，投资于安全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是有联系的。所有我希望，或许是在今年的人道主义部分期间，将有机会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辩论和分析。当然，我必须向法国代表说，我不负责此事。我只是在询问和指出这或许是重要的。但我希望在各成员的协助下，这将成为可能。

另一个问题涉及到难民营中的安全和武装分子同难民的分开。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请允许我指出，同几年前相比，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现已想办法将武装分子同难民更彻底地分离开来。我们可看到这已在进行。如果我带领安理会成员到安哥拉和

赞比亚边境看看，他们会看到涌入的人们，看到我们是如何同赞比亚官员一起将人们分开的。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因为武装分子会被远远地带到其他难民营，那里还有其他武装分子，他们在那里与其他难民是完全分开的。假如我带安理会成员到坦桑尼亚的布隆迪难民营看看，他们会看到，军方和内务警察正在那些难民营中努力消除武器在营地的存在，让它们远离营地。使难民营远离武器，当然是我们的理想。所以取得了进展。这涉及到尽力以分离办法改善难民营状况的“成功选择手段”。

难民营中的易受伤害性不仅仅涉及到武装分子。在我们说到难民营中易受伤害的妇女时，我们指的是其他类型的问题，安理会或许能想象到。我也只是想向安理会指出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想用几分钟时间回答安理会成员就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提出的问题。这是我和我的同事的责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几乎每个月，我要么写信给我的同事，要么收到同事的来信，原因就是又有人成为受害者。他们的人数在增多。这是一种悲剧，我们正在尽力改善这种情况，办法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危险意识，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通讯设备，这些对提高他们的安全程度大有帮助。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还同联合国安全协调员系统进行协作。

但令人痛苦的是，我们必须进行的所有这些投资都涉及到财政资源，即我们必须自己拿出钱来。我有时不得不跟难民营里的难民说，我对没有多少钱给他们感到遗憾，但我们必须为安全而掏钱。我从内心里想知道，整个联合国能否做到不靠经常预算来支付此种费用。对于这一点，我想在此再重复一次。人们知道，它是能做到的，但却没有做。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没有被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视为其核心责任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被允许存在，是非常奇怪的。

几内亚代表对我说了些客气话，他非常中肯地问我，我现在在如何落实回返进程——特别是关于几内亚境内回返塞拉利昂的难民。我们尽力做到在那里采取同在阿富汗相类似的办法。鉴于安全局势正在改

善，我们正逐步执行回返计划。我已同我的人员进行过交谈。我一直承受着要求提高回返者数量的某些压力。政治上也已发出信号。我们正尽力这样做。我们知道这对政治进程多么重要。但在这个情况中，我相信难民的回返会持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必须帮助难民重返他们的村庄，使之能重新自己谋生。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大多将依靠农业。我们会这样做的，可能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再次来到安理会，以更全面的计划阐明我们在塞拉利昂的工作。

还发表了一些其它意见，但我在对它们作出答复时将尽可能有所选择。我无疑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联合王国的代表提出的关于阿富汗的安全，或缺乏安全的问题。我手上没有精确的数字，但我的同事们告诉我，最初看到人们强烈和自愿地希望返回自己的家园使我们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些难民承担了风险；他们正在回到一个具备可以接受的条件的新阿富汗。在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中有两朵阴云。第一朵阴云是发生了一些事件。即使是在“新阿富汗”，人们，特别是普什图人现在正在逃离某些区域，因为在那里明显地缺乏宽容和尊重——也可以说是缺乏安全。第二朵阴云是，我们担心如果在农村地区没有充分的安全，这些难民的热情将会逐渐消失。我现在无法估计这个安全问题涉及到多少人，但那些迹象应鼓励我们认真地研究这个安全问题。当然，这不是我的首要责任，但我必须提及这一点。我充分认识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地困难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有国际部队参与这项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加快建立一支阿富汗军队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过程。我能说的唯一一点是，不管怎么样，确实存在着真正的需要。否则，那里的进程将不会顺利地发展。

我想，我应该讲到这里，我已经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不宜讲的过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所作的非常说明问题的答复。

这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和有用的安理会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参加。但我希望，我们大

家都能记住现在是什么时间，以便我们能在下午一点休会。

**加季洛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团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所作的详细情况介绍和他对安全理事会成员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我不需要谈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工作在使很多国家和区域中的战争和冲突受害者恢复和平的新生活方面的重要性。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今天，世界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热点，那里的最紧迫任务包括难民的大规模回归以及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国际援助。吕贝尔斯先生详细介绍了难民专员办事处正在象巴尔干和东帝汶这样的地区为处理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让我首先集中涉及非洲局势，那里的问题目前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使非洲冲突中的民族性质更加突出，首先是在大湖区。某一个民族的大量难民在一个邻国的领土上存在本身——例如卢旺达的胡图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往往就会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我们也不能无视那些其成员与难民一道跨越国境的武装团伙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使保护难民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几乎所有冲突时都一贯对难民问题给予适当的注意并支持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努力，但局势继续极其紧张。数以百万计的人继续与自己的家园断绝联系，得不到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俄罗斯严厉谴责在一场冲突有针对性的实行强行移徙，就象安哥拉的安盟所作的那样。这种做法使人们脱离他们的生产手段——首先是脱离他们的土地——从而加剧有关国家所面临的已经很困难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对最近更频繁地对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进行袭击和使用武力感到严重关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种罪行辩护，那些犯罪者必须得到适当的惩罚。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不仅需要安理会为

保护他们所派遣的军事分遣队的存在；它还要求我们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严格遵守不偏不倚的原则。决不能把人道主义援助看作是对冲突的任何一方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否则，它就不会是稳定一个局势和支持一个政治解决进程的有效工具，而可能成为刺激冲突的一个因素。这正是曾经在索马里和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

今天，需要采取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以解决阿富汗境内和周围的难民问题；吕贝尔斯先生详细地谈到这一点，在我前面发言的一些成员也谈到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那里局势继续是极其困难的。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正在陷于饥饿；该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正在接近灭绝，而疾病正在猖狂流行。

俄罗斯是最早向阿富汗人民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之一。在过去2个月中，我国向阿富汗提供了大约一万吨的人道主义用品。一个野战医院正在作业中，并正在免费交给阿富汗人。重新开放了萨朗隧道供车辆使用。在莫斯科，俄罗斯的组织和其他办事处正在完成与俄罗斯向阿富汗提供的援助的下一阶段有关的工作，这个阶段的援助数量将更大，种类也将更多。我们呼吁难民的原始国和庇护国创造有助于自愿遣返的条件。同时，在一些情况下，融合到地方社会中，或在第三国定居将是那些由于现存条件而无法返回本国的难民的定居选择。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为防止、缓和和最终解决难民问题创造一种政治框架。具体地来，我们需要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合作，而它的活动必须是非政治性、人道主义和社会性的。

最后，我要着重谈一下在我们讨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反对恐怖主义的威胁需要国际社会采取一项全面、多元而长期的战略。第1373(2001)号决议呼吁各国在给予难民身份之前采取适当措施，以确定寻求庇护的人是否计划、协助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显然，拒绝给恐怖主义分子庇护和保护必须是普遍的，在实行中不能采用双重标准。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难民营的状况，防止把

他们变成恐怖主义的滋生地或是恐怖主义的“自然资源”。

**陈旭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感谢你安排这次会议。我们要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感谢吕贝尔斯先生详细的通报，特别是他对阿富汗、塞拉利昂、刚果（金）、巴尔干等地的难民情况的介绍，对于安理会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很有帮助的，他刚才对于关于难民问题和反恐问题之间这些关系的评论也是值得我们重视。

难民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需要以综合的方式加以解决。从安理会正在处理的问题来看，冲突和战乱是产生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主要原因，因此，国际社会在对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应当集中精力努力化解矛盾，缓和局势，解决冲突。联合国在塞拉利昂、在刚果（金）在东帝汶所开展的活动是已经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从这一方面进一步作出切实的努力。

妥善解决难民问题还需要联合国、有关区域机构及冲突当事方共同作出努力。那么，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之间也应当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分工与合作，以便对难民的救助工作能够协调有序地进行。

世界各地难民问题的情况不尽相同，解决难民问题也必须结合有关地区或国家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有关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和经济落后往往是武装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而基础设施缺乏等因素又严重妨碍了难民的救助工作，这在阿富汗、刚果（金）和塞拉利昂等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完全赞同吕贝尔斯先生刚才所说的，即非洲仍应当是我们的头等重要事项。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工作的基础上，切实帮助这些国家摆脱经济困难，并妥善处理难民的遣返、安置和再就业等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尽快取得成效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将会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因为刚才许多代表、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提了很多问题，所以我没有具体的问题，所以我的发言就仅限

于简短的评论。在结束发言前，我要表示我们赞赏难民署多年来为解决世界各地难民问题所作的重要贡献。中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难民署的工作，我们相信，难民署在吕贝尔斯先生的领导下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并对今天在这里看到他表示很高兴。我们深深感谢他全面的情况介绍以及他对难民事业的贡献——寻求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的办法，提高国际社会对他们悲惨状况的敏感度，推动进一步作出努力，解决全世界难民所面临的日益增多的问题。

叙利亚认识到这一事实，在过去几年以来，由于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陷于冲突的交叉火力中，造成日益增多的需要，从而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带来巨大负担。我们赞赏高级专员在满足这些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需要方面所做的努力。

难民问题在全世界冲突地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解决难民问题是解决争端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难民的流入和武装难民是造成冲突地区不稳定的因素，难民的回返和遣返是在冲突后阶段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我们绝不能忘记世界许多地区冲突的根源，许多冲突的根源在于普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殖民主义或外国占领的结果，中东地区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虽然中东难民问题不属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这个问题属于联合国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任务规定范围，因此，我们应该牢记这一事实，即千百万巴勒斯坦难民自 1948 年被武装部队驱赶出家园之后，仍然在本国外流离失所。过去 54 年，这是一个长期的人道主义问题。

后来，自 1967 年以来，流离失所者被以色列变成了难民。这些人中包括 50 万叙利亚公民。同逻辑和一切立法与联合国有关决议，包括 1948 年大会第 194（III）号决议相反，这些难民继续过着无希望的生活。事实上，他们继续面临各种指责和不符合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准则的荒谬逻辑。比如，以色列用各种借口彻底拒绝这些难民返回他们自己家园的城镇与村庄，这违反安理会和联合国批准的便利所有难民返回家园的决定。

约 100 万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约旦，近 50 万在叙利亚，黎巴嫩境内也有同样数目的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坚持这些难民没有权利返回他们的家园，同时却让许多其他人返回不是他们原籍的国家和不是他们合法家园的地方。这里重要的是，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拒绝成为他们现在居住所在国家的居民，或者归顺成为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的唯一希望和强烈愿望是返回他们自己家园的村庄与城镇。

叙利亚完全赞成高级专员的各种意见和今天这里其他许多发言者的意见。我们对非洲的难民局势也深感关切，认为非洲难民继续蒙受流离失所与贫困的苦难，仍然必须是一个最高优先问题。此外，我们支持高级专员有关需要对难民返回地区投资的意见。

虽然我们感谢捐助国，赞赏它们为确保难民返回家园所作的伟大努力，但我们注意到，就全球而言，发展中国家继续承担难民问题的主要负担。我们也呼吁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以确保他们自愿遣返，同时承认，在安全与体面的条件下自由遣返仍然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最好办法。

**斯特罗门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高级专员今天上午的介绍发言和及时提出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事实仍然是，被迫流离失所的受害者们，不管是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都是冲突与战争的固有象征，也是造成新的冲突与仇恨的来源。因此不用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的工作必须同一切预防、减轻和结束战争与武装冲突和实现持久解决的国际努力密切联系。这些努力的成败程度将决定难民专员办事处是否需要参与和参与的程度。

国际社会有义务保护被迫流离失所受害者的人权。挪威始终积极主张要特别重视这些受害者中最薄弱的群体——儿童与妇女。我们已经认识到，一般性措施往往是不够的，而且因为准则往往是从男性立场来决定的而更是如此。我们赞扬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把两性问题主流化方面已取得的进展。

高级专员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所提到的所有各种国家和地区形势都值得更加彻底的讨论，这在现在不可能做到，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时间限制。因此，我谨谈他所提到的两个形势。

若干年来，阿富汗所产生的难民是世界上最多的。即使遣返的前景现在比多年来要好，但我们看到，安全局势对成功遣返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作为阿富汗支援小组主席，挪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让安全局势恶化，国际社会的一切人道主义和重建努力将无法成功。我们必须支持那里的政治进程和喀布尔临时政府的权威，尽最大努力为摆在面前的艰巨的恢复与重建任务提供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

阿富汗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对难民专员办事处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如何我们要成功，我们就必须开始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看作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也是一种资源，并让他们有正当的发言权来管理他们自己的生活。提高妇女地位是一项特殊挑战。我们必须相信难民专员办事处有能力做好它自己的工作，和同所有其他有关国际作用者协调努力。

讲到西非，关于利比里亚，我们高兴，上星期叛军和政府部队交战加剧、利比里亚流离失所者和塞拉利昂难民逃离地区的安全局势似乎已有改善。这些利比里亚人，许多已多次流离失所，有的曾经被迫作为难民生活在海外，几年前才被遣返回到利比里亚，这充分说明这些问题给人带来的悲剧。这也说明，在帮

助难民返回家园之后确保难民安全的重要性。我希望，难民专员办事处现在能着手按计划让难民自愿遣返塞拉利昂，并采取适当措施，为他们返回家园做好准备。

最后，我们欢迎高级专员介绍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局势的新情况，这一介绍特别宝贵，鉴于安理会代表团即将访问这些国家。我们将考虑他的意见。

**科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高级专员吕贝尔斯今天上午非常全面和详细的介绍，并赞扬你主席先生自担任主席以来已展现的领导作用和决心。

由于我本要提出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答复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将只提出两三个一般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吕贝尔斯先生在发言开始和结尾时以及在第一次回答问题时提到的，涉及其在国际社会就难民采取的新办法方面使用“范例”一词。在全球协商进程、1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部长会议以及近几个月他一直强调的许多问题方面，他提到了国际社会必须在1951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的基础之上迎接现代化的新挑战，我认为他指的是诸如保护更广泛移民流动中的难民、分担负担——由于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接受许多难民，这一问题自然已变得更为严峻——以及可能已变得极为棘手的经济移民融入社会等问题，。

吕贝尔斯先生是否从总体上看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目前正致力于推动的进程正在形成一套业务结论？从多方面看，这是一个抽象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结论自然非常具有操作性，它取决于国际社会和安理会今后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我还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不允许难民往往连续几十年在难民营中长期遭受痛苦。高级专员曾提到了从苏丹遣返厄立特里亚难民的问题，就此我想曾提及36000这一数字。他正确地强调指出，自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以来，这些人中有许多一直住在难民营中。是否可以就此采取一些特殊的新办法？很显然，阿富汗人也有可能遭遇同样的情况，即使在 9 月 11 日之前，已经有数百万人生活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包括在与非洲联盟讨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范围内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长期难民的问题？因为往往存在着这种问题，尤其是在许多非洲国家，国际社会试图视而不见的问题经过若干年或几十年之后竟转而变成了预防冲突方面严重危及稳定的因素。

我要就高级专员的发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大湖地区。我们曾有机会在本周早些时候听取了布约亚总统的发言。在一旦实现停火有可能大量返回布隆迪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这一方面，已经有这样一些推测，曾经商讨过作为临时措施的安全避难场所，或考虑到所涉及人数，将会采取一种更具条理的新办法。当然，我注意到吕贝尔斯先生在发言中使用了“自愿”一词。他是否看到大湖地区和布隆迪作为一种更加错综复杂地区不久将会遇到的特殊挑战？由于颇有希望在不久实现停火，考虑到我以为仅在坦桑尼亚一地就有 60 万难民，他是否预想到难民的移动速度有多快？

尽管这些问题颇为平常，但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他对这些问题的详细深入研究。我们非常感谢他正在从事的工作。

**李女士**（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像其他代表一样欢迎高级专员重返安理会，并感谢他详尽地介绍情况。高级专员出席会议适时地提醒人们难民问题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的联系。

将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作为攻击目标长期以来一直用来达到某种军事目的和作为某种政治手段。事实上，由于大规模的人员流离失所本身就在危及稳定，这种大规模避难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以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还要感谢高级专员提醒我们非洲仍必须成为最优先的事项。当然，我们作为利比亚制裁委员会的主席已经仔细注意到其对马诺河联盟局势的评论。我们还注意到他对东帝汶局势发表的评论。当然，尽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东帝汶，但我们相信其撤离计划已经仔细注意并考虑到了当地的现有局势。

在研究解决难民流动问题时，越来越有必要考虑区域背景。许多现有冲突的跨界性质意味着人员流离失所——以及的确还有促成因素——并不受国界限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欢迎为全面和总体解决冲突及其造成的诸如西非和大湖地区的人员流离失所采取的令人鼓舞的步骤。

在消除冲突根源和帮助创立一种有助于流离失所者返回的条件方面，安理会承担着特殊但非单独的责任。应该回顾原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两年前对安理会所说的话。当时她指出：

“光人道主义行动不能解决造成人员被迫流离失所的任何问题；人道主义行动不能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等领域取代各国政府和安全理事会，它们在这些领域负有明确责任。安理会可在预防、遏制和解决非洲冲突、从而解决难民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SPV.4089，第 6 页）

绪方贞子夫人进而列举了安理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对此我无须重复，但正如高级专员自己发言所阐明的那样，绪方贞子夫人所列举的这些常识性看法在今天仍然切合实际，当我们在安理会开展工作时我们应该铭记这些话。

我还要再次强调援助收容国至关重要，其中许多国家属于发展中世界，自身面临着经济挑战。收容大量难民人口对收容国造成了独特的压力并使其极度紧张疲劳。我们的领导人在《千年宣言》题为“保护易受伤害者”的第六部分对此予以承认，该宣言保证：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分担责任及协调对难民收容国的人道援助”。(第 55/2 号决议，第 26 段)

不幸的是，我们仍必须以具体的措辞确定如何长期和持久地共同解决这一问题。

摆脱全球难民危机的进退两难处境需要国际社会作出一致努力，虽然它超出了今天辩论的范围，但我们至少必须考虑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分，包括安全理事会如何协助和补充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提供难民救济的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我们欢迎吕贝尔斯先生就此发表的看法。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赞扬吕贝尔斯先生及其工作班子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中所开展的出色和不懈的工作。我们感到，武装分子蓄意以人道主义救济工作人员为攻击目标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框架，以便根据《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更好地保护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如果高级专员对此有任何想法，我们希望他将会与我们分享，如果今天不谈，那么可以在任何可谈的日子告诉我们。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贝尔斯先生回答提出的问题。

**吕贝尔斯先生 (以英语发言)**：我要表示感谢各位作了各种评论并提出了许多问题。

首先，我要回答中国代表提出的第一点。他说得很对，我们在一些情况中取得了成功。他提到了这些情况。这是在请安全理事会将它的努力扩展到尚未取得进展的其他区域，我要强调这一点。这也与新加坡代表所提到的一点有关。新加坡代表援引了绪方贞子夫人两年前所说的一句话，其中阐述了安全理事会建设和维持和平的重要责任，认为这对于减少新难民的人数来说极其重要。事实上，谋求和平部分造就了解决办法：那样人们就能够返回家园。

我也非常赞同有几位代表所说的话：对收容国的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全面协商过程中已非

常明显的一点是，虽然国际社会完全接受并且希望继续保持承诺，不赶走难民，而是找到难民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只有公平地分摊负担，这一原则态度才能付诸实践。但是公平分摊负担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的。其中之一是为收容国提供援助。我要重复我在第一次答复中所说的话：不仅必须援助收容国中的难民，而且还必须援助存在大批难民的地区。我们必须与那里的收容社区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尤其要再次强调——我想爱尔兰代表也提出了这一点——与非洲伙伴关系倡议以及更笼统地说与发展援助的联系。只是从人道主义援助的角度看待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是绝对错误的。要想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首先把他们视为希望能再次在社会中发挥作用、重新具备生产能力并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男人、女人、家庭。因此，我们急需资源以及必要的协作，进一步跨出人道主义援助的界限。事实上，我认为，应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确定一个新的模式。

在此，有一点很奇怪。如果研究一下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始于 1951 年，当初的崇高宗旨是照顾那些没有政府可以提供照顾的人们。其后不久，国际社会——联合国——得出结论认为，这个使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是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但是这项使命内容从未真正付诸实施——只是偶尔而已它仍然十分薄弱。

我认为现在应该向前迈出这一步。这的确是结束受保护状况的途径。在这方面，安理会有时在建立安全以及在创造条件使人们返回家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它常常开始得早了一点；事实上，从一开始人们就必须从解决办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就是促进自力更生、赋予能力和提供教育。不论在何种情况中，无论是遣返、融入当地生活或者是甚至是重新安置，这一点都是必要的。

我应要求来说几句，但我必须简短一些，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从这些全面协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几点。我想提两个例子，它们并未结束。我们已经很明

确的是，在新的局势中，我们必须更有系统地考虑制订解决难民大批外逃问题的全面计划。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对科索沃人、对越南船民，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此外还有其他例子。

也许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局势中，假如在一年之内有大批逃离一国，我们就应召集各国举行国际会议，要求它们制订出一项分摊负担的全面计划。这样，它们也许可以暂时地分摊负担，不是说“那里发生了问题，我们不想介入”，而是将它看作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现在谈谈第二点。我们有发展议程，尤其是对非洲而言；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工具和财政资源来解决一些收容保护的问题，并为遣返创造可能性。我同意俄罗斯联邦代表的意见：难民专员办事处应该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组织；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机构。但事实上，对非洲领导人和富国说，如果他们着手实施各种新倡议和协作，他们就应该保留资源，为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说实际上是非常人道的。我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所代表的人的利益。他们应当得到此种对待。

坦率地讲，我这样说也是针对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本身，因为，正像一些代表所指出的那样，不为难民提供解决办法实际上就是拿未来去冒险。问题一再反复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想法：“很好，我们手头已有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所以一切照旧”。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我所关心的 2 000 万人在地球人口中只是一个有限的数目。但是，请相信我，摆在面前的挑战要大得多。它们是我们政治制度中可悲缺陷的后果。它们也可能是新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抱怨说贩运人口的现象增多了，犯罪加剧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现象是有根源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为那些最早遭受暴力和迫害的人们提供支持和新机会。

我想，我最好就此打住。有那么多东西要说，但我被要求简短些。我要利用我的最后一分钟在这里

介绍我的新代表。他曾是前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的特使，然后是我在巴尔干的特使。我现在已经要求他前来纽约，因为我知道，事态和局势正在不断地发展，并且有许多问题应当得到更详细的回答。我在这里的人员是安理会所熟悉的埃里克·莫里斯，安理会所有成员可以找他。

最后，我要感谢主席让我有机会来到安理会这里向它表明，安全理事会对我的工作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如果有所改善，那是因为安全理事会及其主动行动。如果局势持续，我认为，安理会应当让联合国大家庭和系统的其它部分，即我在回答法国代表问题时所提到的所有国家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制止这些局势。只有当我们把持久解决难民问题当作优先事项的时候，才会有和平与安全。做不到这一点话，人们可能忘记其它事情。人们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和协助计划以及演讲，但它们并不能产生作用。我们必须以非常实际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的评论及回答向他所提出的问题。

**姆巴尤先生（喀麦隆）（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通过你感谢吕贝尔斯先生所作的清晰和有启发性的介绍。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要特别感谢他，因为尽管一些代表团对“CNN 效应”有所提及，但他仍然设法把重点集中于非洲。的确，作为一位非洲人，如果不用这种含糊的区别，我会高兴和满意的，但我们必须面对重点在非洲的事实。

在这方面，我谨表示赞赏吕贝尔斯先生提到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是非洲设想和非洲领导的一项主动行动，正如安理会各成员所知，它旨在争取非洲的和平、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是阻止难民问题潮流的主要和最有保障的方式之一。为此我非常感谢他，我们注意到他呼吁非洲领导人在执行新伙伴关系过程中努力把难民问题作为因素加以考虑。这一信息得到很好的理解，特别是在我国，我国碰巧是被呼吁指导执行该主动行动的 14 个国家之一。

虽然等待着新伙伴关系在长期过程中产生影响作用，但在此之前必须作出某种努力。正是这样，我们谨表示同情和赞同他呼吁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活动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一呼吁非常重要，因为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所提，他在就职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资金差额。正如拉丁语所说，谁亦不能以己所无予人——你不能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给人。

我们理解种种困难，因为在其改革以适应有限资源的过程中，有些办事处不得不关闭或重新部署。其中之一碰巧是喀麦隆的办事处。在这方面，我谨向他提问——我知道不久前刚这样做——他是否有时间评估这一关闭和重新部署的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涉及他决心努力反对滥用庇护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正如他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人们认为，他们经常被视为替罪羊。我们听到新闻报道中提到非洲南部的某些案例，在那里，该制度被一些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所滥用，作为向某些北部国家移民的管道。首先，我希望吕贝尔斯先生证实这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指出他的办事处正在采取何种行动来解决这一局势，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分散对难民专员办事处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者正在进行的非常重要工作的注意。

第三，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阿富汗。昨天，我们听到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提到这样的情况：联合国现在正努力为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干预采取一种综合的做法。其它方面的经验已经表明，危机局势中国际干预的充分影响力经常由于缺乏协调、有时由于争夺地盘而降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谨希望吕贝尔斯先生阐明难民专员办事处打算如何融入这一努力，以及他是否预见安理会能够提供某些指导予以帮助的任何问题。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鉴于时间已晚，我的发言将尽量简短。

首先，主席，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你组织关于难民问题的这一辩论，难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刚才所作的通报令我们十分感兴趣，而且也是有益的。

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吕贝尔斯先生非常正确地提到的西巴尔干的局势。我们同意他的分析。我只想提请安理会和吕贝尔斯先生注意马其顿仍然存在的非常微妙的局势。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即存在着新问题导致难民潮的主要危险。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个小国最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难民潮，难民人数在其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科索沃危机期间这些难民的存在已经危及马其顿的生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因此，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谈到具有恶化的潜在可能性的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

吕贝尔斯先生相当正确地谈到关于西巴尔干地区难民问题的某种捐助疲劳症。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与此同时，难民融入各自国家社会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遇到吕贝尔斯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立即进行人道主义努力和发展努力。我们感谢吕贝尔斯先生采取这种细致入微的、精确的方法，并且表明，难民对难民国和原籍国来说经常是一个发展机会。这一点值得强调。

**格库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由于时间限制，并且响应主席的呼吁，我的发言仅谈几点。第一，让我感谢你、主席先生召开今天关于难民问题的公开会议，这一问题与安理会的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安理会成员将同意，在安全理事会讨论的任何秘书长的报告几乎没有不涉及难民问题的。

我还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他的全面通报。我们赞扬高级专员在处理难民问题方面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所做的宝贵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帮助全世界 2 100 万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让我在开始发言时说，绝不能剥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权和人的尊严。只有当人道主义机构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以便在有关国家防止特别对儿童、妇女和脆弱群体的虐待时，才能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加强人的安全保障，特别是难民和回返者的安全保障不应该仅仅是难民专员办事处或人道主义机构的责任。世界领导人应该提高对处理难民问题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强调，正如高级专员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的，需要切实可行地分担负担。我们高兴地获悉，在其 12 月份部长级会议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通过了一项宣言。我们希望，这项宣言将得到实施，并且将产生更好地保护难民和回返者的效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一种全面的国际和区域方法，以确保天衣无缝地从人道主义援助过渡到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特别在难民局势中没有综合的缔造和平战略经常减少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机会。因此，弥合在冲突期间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在冲突后局势中开始长期发展方案之间存在的差距的时候到了。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问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一个关于阿富汗的问题。考虑到阿富汗仍然存在重大的难民问题，设想与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什么样的协调，以确保难民不仅安全返回而且安全停留？不可否认的是，应该在所有方面提供安全和保障，不然的话，减轻脆弱群体痛苦的一切努力可能毫无结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墨西哥代表的身份作几点评论并提几个问题。

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作了内容充实的发言并参加今天的会议，这对安全理事会来说是珍贵的。我还要感谢他提到墨西哥在处理危地马拉和其他中美洲难民方面的经验。他正确地指出，这一经验中可能有些东西可应用于寻求解决其他地区难民问题的努力。在这里，我要着重谈两点：成功地利用自愿遣返，主

要是为从墨西哥返回家园的危地马拉难民；并且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指出的，墨西哥政府愿意使在我国出生的某些难民加入我国国籍，并且使其地位正常化。这一做法也扩大到在墨西哥出生的难民家庭的一些成员。

还让我强调已经提到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通过设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肩负起一项特别的人道主义责任，这是产生难民问题的复杂的政治情况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对我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尽管有打击恐怖主义的要求，但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的人道主义性质应予以维持。我们希望打击恐怖主义斗争将不会对联合国继续向难民提供支持、援助和保护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吕贝尔斯先生正确地说，联合国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发挥协调作用，并且必须与广泛的其他国际、多边和国家机构一道工作。他还谈到必要的接口，以确保不仅难民专员办事处，而且所有其他机构在这一进程的每个阶段参与。这一进程的范围从一开始出现问题时向难民提供立即人道主义援助到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安全以及确保他们的返回和复原。我们相信，吕贝尔斯先生将同意，也有必要防止可能导致难民问题的局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中心的国际安全问题，因此，它需要所有有关机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所说的，我们必须寻求持久解决方法，因为只有这些持久解决方法才能为和平提供基础。

我们还认为，必须处理主要的发展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反过来造成流离失所、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许多因素的根源；我们认为，这是指导墨西哥蒙特雷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筹备工作的精神，这将指导会议的审议工作。

所以，我要问吕贝尔斯先生如下问题：鉴于他在难民办事处的经验，他认为什么是这种不仅涉及安全理事会、而且涉及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战略联盟及这

种伙伴关系工作的前景?我们可否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一种国际上的领导现象,以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我们相信,吕贝尔斯将需要在今后岁月中应付的中心问题,将是如何为处理这一现在涉及2 100多万人的艰巨工程提供资源。我们如何能够通盘地输送资源,不仅仅立即援助难民而且还处理这一现象所涉及的全部?我向吕贝尔斯提出该问题,认为时间或许不允许他在此时此地作出充分答复。然尔,他能够向我们提交一份说明来反映他对需要为以持久和稳定的方式全盘处理难民问题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工作和战略联盟的看法,对我们——墨西哥及全体安理会——将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旨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努力的一部分。

最后,我再感谢吕贝尔斯先生与我们一道出席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并表示希望他将尽快再这样做。

我现在恢复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吕贝尔斯先生答复刚才所提出的看法和问题。

**吕贝尔斯先生 (以英语发言):** 在最后一轮发言中,喀麦隆代表提出三点,第一点关系到我称作我们就喀麦隆的办事处所做的相当不幸的决定。我向他的同胞许诺:我们会重新检查,因为它基本基于一种基金的绝对短缺情况。但我仍然承诺检查这一情况。

第二,我确实证实在内罗毕发生有关重新安置的非常严重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我们早些时候谈到这一情况。我们求助于司法制度和监督者、以及肯尼亚的有关当局。在此之外,我们当然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改进这种制度。

喀麦隆代表问到的第三个问题,涉及阿富汗,但其他人、例如毛里求斯代表也提到这一点。我争取简要地解释事态的发展。阿富汗的局势一俟改变为能够开始有管理的再移民,我们就来做这一工作,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保护和帮助难民,而且还要为他们找到办法。这是其一。

已在我们开始之前,联合国系统就经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而请求我们照顾阿富汗东部的内部流离失所者。这是由于对阿富汗东部城市的空袭而造成的一个相对新的内部流离失所者人流。人们不得不逃离,但边境被关闭,所以他们前往乡村和山丘地带,我们被要求前往那里。我们得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为更大的外流作准备时,掌握后勤及物资需要。所以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步关系到与要回家的内部流离失所者有关的情况。我们的结论是,在遣返方面它必须是一种一丝不苟的行动。在人们所前往的村庄中——那里我们需要为人们返回做准备,无法区分一个人是外部难民,还是内部流离失所者。所以我们双管齐下。我的观点是,当然在伙伴关系情况中,如果国际移徙组织具有帮助该国西部内部流离失所者能力并利用这一能力,同时红十字会非常积极地帮助例如该国北部的内部流离失所者,我们不利用这种能力就是很愚蠢的。所以我们的遣返计划是与他们一道努力,同时继续帮助仍然留在周围各国的难民和仍未返家的内部流离失所者。

所以这是一种伙伴关系行动。或许对我们作用的描述的最简单方法是“牵头机构”。然而我们无法自己做这一工作;我们不得不与伙伴们协作完成。顺便提一句,我所说的话表明:这不仅是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伙伴关系;而且还是联合国系统以外的伙伴关系。我提到了移徙组织;提到红十字会。我也可以提到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然而有一个网址对喀布尔的新临时政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我们围桌而坐,并邀请其他人,分享我们的远见并就应该作的事情交换意见和数据。我们介绍人的情况,确定他们有何种能力,讨论这对使人们返回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做事方法。对于另一个其他问题,就我来看,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制度仍需正式建立。安理会当然将从秘书长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那里听到有关这一情况。他已选择了其副手即费希尔先生。我对他完全相信。他将检查也同发展机构的这

种必要合作，以便当我们向当时那样完成工作时，能够充满信任和信心的移交。所以他对此负责。我们不仅与他谈到我们与其他人在帮助返回者进程中的努力，而且稍后谈到发展和重建努力，正如首先摆在东京的会议桌上一样。安理会知道，临时政府自己说，“很好；很不错。但我们现在是临时政府了。给我们一些时间来自己检查”。所以我们的人约束自己而求助于部长。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它仍然是一个临时政府，但我们认为它今天负责管理阿富汗人。

所以这些是我们与各伙伴协作的处理这一问题的专门方式的几个方面。同样非常显然的是，必须有一个网址，以便遣返部长能够与之联接。我们在联合国内是在拉赫达尔·卜拉希米领导下与其负责这一部分的副手费希尔先生一道作这一工作，他负责返回者和重建。关于阿富汗的更多情况就是这些。

保加利亚代表再次回顾了马其顿的情况。我有一点嫉妒：对我指示总是要说“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但他却能让自已说“马其顿”。不过，我们是在谈同一个人民。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阿族人面临危险时非常慷慨的马其顿人收容了大批逃离科索沃的阿族人。这些难民现已返回科索沃。我们现在请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阿族朋友们不要惹事，使那些被迫逃离若干村庄的马其顿人有机会返回家园。这是我们建立信任战略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马其顿政府和各政党已同意建立一种制度，阿族人在其中也享有充分的权利，他们中有些人已是公民或很

快将成为公民。这是另一回事，但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这种共存，我们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将在那里进行建立信任工作。我乐观地认为这将取得成功。

毛里求斯的代表指出需要采用综合方式，并问我阿富汗的情况。我已回答了后一个问题。

主席先生，我现在该回答你作为墨西哥代表提出的问题。你非常干练地表述了你在这里的同事提出的主要观点，我准备在关于为了推动我们的战略需作些什么的一份说明中更详尽地回答你的问题。

主席先生，我谨对你作为墨西哥代表和作为安理会主席、以及对你在这里的同事表示感谢。我知道我占用了安理会太多的时间，但我想我所关切的 2 100 万人民值得占用这些时间。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参加这次会议。这段时间利用得很好。本可以再延长一点，使我们能够听取高级专员关于难民问题的解释和观点。我并感谢他对我和我国说的非常友好的话。

没有任何其他安全理事会成员要求发言。

在会议休会前，我谨宣布，我的理解是安理会成员已就关于布隆迪局势的主席声明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在本次会议休会后，我将紧接着召集又一次安理会会议，以通过这项声明。

**下午 1 时 25 分散会**